



纪念版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



唐五代西北方音

罗常培 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纪念版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



唐五代西北方音

罗常培 著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五代西北方音/罗常培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7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120 周年纪念版)

ISBN 978 - 7 - 100 - 15130 - 6

I. ①唐… II. ①罗… III. ①西北方言—方言
研究—唐代②西北方言—方言研究—五代(907-960)
IV. ①H1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10249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本书据科学出版社 1961 年版排印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

(120 周年纪念版)

唐五代西北方音

罗常培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15130 - 6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开本 710×1000 1/16

2017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21 $\frac{3}{4}$

定价:112.00 元



罗常培

(1899—1958)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

(120 周年纪念版)

出版说明

商务印书馆自 1897 年始创,以“昌明教育,开启民智”为宗旨,于建馆翌年便出版了《马氏文通》,这部学术经典既是中国学术现代化的标志之一,也开启了商务印书馆百年学术出版的序幕。

其后,商务印书馆一直与中华现代学术相伴而行,出版了大批具有鲜明原创精神并富于学术建树的经典著作,诸多开山之著、奠基之作都是在本馆首次问世。这些学术经典的出版,使本馆得以引领现代学术发展,激动社会思想潮流,参与民族新文化的构筑,也分享中国学界的历史荣光。

1949 年以后,本馆虽以译译世界学术名著、编纂中外辞书为侧重,但原创学术著作的出版从未止步。2009 年起,我馆陆续出版“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全面整理中华现代学术成果,深入探寻现代中国的百年学脉。

丛书收录上自晚清下至 1980 年代末中国原创学术名著(包括外文著作),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涵盖文学、历史学、哲学、

法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教育学、地理学、心理学、科学史等众多学科。意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收录各学科学派的名家名作,展现传统文化的新变,追溯现代文化的根基。丛书立足于精选、精编、精校,冀望无论多少年,皆能傲立于书架,更与“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共相辉映,昭示中华学术与世界学术于思想性和独创性上皆可等量齐观,为中国乃至东方学术在世界范围内赢得应有的地位。

2017年2月11日,商务印书馆迎来了120岁的生日。为纪念本馆与中华现代学术风雨同行的这段历程,我们整体推出“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120周年纪念版(200种),既有益于文化积累,也便于研读查考,同时向长期支持丛书出版的诸位学界通人致以感激和敬意。

“新故相推,日生不滞。”两个甲子后的今天,商务印书馆又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节点上。传承前辈的出版精神,迎接时代的新使命,且行且思,我们责无旁贷。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2017年11月

凡 例

一、“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收录晚清以迄20世纪80年代末,为中华学人所著,成就斐然、泽被学林之学术著作。入选著作以名著为主,酌量选录名篇合集。

二、入选著作内容、编次一仍其旧,唯各书卷首冠以作者照片、手迹等。卷末附作者学术年表和题解文章,诚邀专家学者撰写而成,意在介绍作者学术成就,著作成书背景、学术价值及版本流变等情况。

三、入选著作率以原刊或作者修订、校阅本为底本,参校他本,正其讹误。前人引书,时有省略更改,倘不失原意,则不以原书文字改动引文;如确需校改,则出脚注说明版本依据,以“编者注”或“校者注”形式说明。

四、作者自有其文字风格,各时代均有其语言习惯,故不按现行用法、写法及表现手法改动原文;原书专名(人名、地名、术语)及译名与今不统一者,亦不作改动。如确系作者笔误、排印舛误、数据计算与外文拼写错误等,则予径改。

五、原书为直(横)排繁体者,除个别特殊情况,均改作横排简体。其中原书无标点或仅有简单断句者,一律改为新式标

点,专名号从略。

六、除特殊情况外,原书篇后注移作脚注,双行夹注改为单行夹注。文献著录则从其原貌,稍加统一。

七、原书因年代久远而字迹模糊或纸页残缺者,据所缺字数用“□”表示;字数难以确定者,则用“(下缺)”表示。

目 录

自序	1
PREFACE	7
一 本篇所用的几种材料	16
甲 汉藏对音《千字文》残卷	17
乙 藏文译音《金刚经》残卷	21
丙 藏文译音《阿弥陀经》残卷	23
丁 汉藏对音《大乘中宗见解》残卷	24
戊 注音本《开蒙要训》	28
二 从敦煌汉藏对音写本中所窥见之唐五代西北方音	38
甲 声母	39
p 组声母表第一	40
t 组声母表第二	43
c 组声母表第三上	44
c 组声母表第三下	45
ts 组声母表第四	46
k 组声母表第五	48
· 组声母表第六	50
乙 韵母	58
a 摄韵母表第一	62
o 摄韵母表第二	63

e 摄韵母表第三	64
i 摄韵母表第四	66
u 摄韵母表第五	68
ai 摄韵母表第六	70
ei 摄韵母表第七	71
au 摄韵母表第八	72
eu 摄韵母表第九	73
am 摄韵母表第十	74
im 摄韵母表第十一	75
an 摄韵母表第十二	75
in 摄韵母表第十三	78
a [̣] n 摄韵母表第十四	79
e [̣] n 摄韵母表第十五	80
o [̣] n 摄韵母表第十六	81
ab 摄韵母表第十七	82
ib 摄韵母表第十八	82
ar 摄韵母表第十九	82
ir 摄韵母表第二十	83
ag 摄韵母表第二十一	84
eg 摄韵母表第二十二	85
og 摄韵母表第二十三	86
三 从《开蒙要训》的注音中所窥见的五代敦煌方音	110
甲 声母	111
唇音组第一	111
舌音组第二	115
齿音组第三	118

牙音组第四	126
喉音组第五	129
乙 韵母	132
歌摄第一	133
模摄第二	134
齐摄第三	137
脂摄第四	140
虞摄第五	144
哈摄第六,皆摄第七	146
豪摄第八	148
侯摄第九	150
覃摄第十	150
侵摄第十一	151
寒摄第十二	152
痕摄第十三	154
登摄第十四	155
江摄第十五	156
东摄第十六	157
合摄第十七	158
缉摄第十八	159
曷摄第十九	160
迄摄第二十	161
德摄第二十一	161
铎摄第二十二	163
屋摄第二十三	165
丙 声调	166

四 唐五代西北方音与现代西北方音的比较	180
甲 声母的比较	180
(1) 全浊声母的演变	180
(2) 舌上音与正齿音的混并	183
(3) 摩擦音清浊的混并	185
(4) 明、泥、疑三母的读音	187
(5) 齿头音与牙音的腭化	188
乙 韵母的比较	190
(1) 鼻收声的消失	190
(2) 入声收声的消失	194
(3) 一等[ɑ]与二等[a]的区别	197
(4) 模、鱼、虞的演变	199
(5) 声母对于韵母的影响	199
《唐蕃会盟碑》中之汉藏对音	217
(一) 这种材料中所有的汉藏对音	217
(a) 右侧唐朝官名跟人名的藏音	221
(b) 左侧吐蕃人名的汉音	223
(c) 碑阳的藏译汉音	226
(d) 碑阴的藏译汉音	226
(二) 这种藏汉对音的音韵条理	227
第一表 五种汉藏对音声母比较表	242
第二表 五种汉藏对音韵母比较表(甲)	244
第三表 五种汉藏对音韵母比较表(乙)	246
第四表 五种汉藏对音韵母比较表(丙)	250
附录一 汉藏对音《千字文》与《切韵》音及六种 现代西北方音的比较	252

附录二 汉藏对音《千字文》残卷索引	278
附录三 《大乘中宗见解》藏音索引	284
附 志	297
罗常培先生学术年表	299
现代汉语方言学奠基人之一罗常培教授	张振兴 323

自序

自从1923年钢和泰(A. von Staël-Holstein)发表了那篇《音译梵书和中国古音》之后,国内学者第一个应用汉梵对音来考订中国古音的,要算是汪荣宝的《歌戈鱼虞模古读考》。因为这篇文章虽然引起了古音学上空前的大辩论,可是对于拟测汉字的古音确实开辟了一条新途径。我在《知彻澄娘音值考》那篇论文里也曾经应用这种方法考订过中古声母的读音问题,我相信如果有人肯向这块广袤的荒田去耕植,一定还会有更满意的收获!然而汉梵对音的材料只限于一些零碎的译名,并且新旧译的纠纷,底本来源的异同,口译者跟笔受者的方音差别,在在都得经过一番审慎的考查。比较起来看,自然还是敦煌石室所发现的那一批汉藏对音的写本更可贵一点。因为这些写本原来是为吐蕃人学汉语用的,它们所有的对音并不专限于零碎的名词,而且从发现的地域看,大致可以断定它们所代表的是唐五代时候流行于西北的一部分方音,所以很值得我们重视的。

我这本书里所用的汉藏对音材料一共有五种:

(1) 汉藏对音《千字文》残卷;

(2) 汉藏对音《大乘中宗见解》(*Mahāyāna -Mādhyamika-Darśana*)残卷;

(3) 藏文译音《佛说阿弥陀经》(*Smaller Sukhāvatī-Vyūha*) 残卷;

(4) 藏文译音《金刚经》(*Vajracchedikā*) 残卷;

(5) 《唐蕃会盟碑》拓本。

前四种是敦煌石室中的写本,后一种是唐穆宗长庆二年(A. D. 822)的刻石,这五种都算是直接的材料。其中的第一种曾经伯希和(P. Pelliot)、马伯乐(H. Maspero)、羽田亨等引用过;第一种、第三种跟第四种曾经财津桃溪引用过;第五种里关于汉译藏音的部分,劳佛(B. Laufer)跟伯希和也曾经用它来讨论第九世纪的藏语音韵;至于第二种,却从陶慕士(T. W. Thomas)等把材料发表以后,始终还没有人利用过呢。我所以要重新整理这一批材料的观点是和前面几个人不同的。因为他们不是零零碎碎的引用,就是缺乏历史的起点跟切近的参证;好像还没有一个人能够穷源竟委地利用这一批可靠的材料,把它们所代表的方音系统给拟测出来。我这一本小书是打算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的。

我所用的方法,是先拿这几种汉藏对音的材料同《切韵》比较,去推溯它们的渊源,然后再同六种现代西北方音比较,来探讨它们的流变。由这番比较研究的结果,我发现唐五代西北方音很有些前人所没说过的特点。在这几种材料里,《唐蕃会盟碑》的对音虽然很有限,可是它的年代是确凿不移的,这对于我们考证几种材料的时代先后有很大的帮助。其余的四种一共有 1152 个对音,它们不单可以代表《切韵》所有的声类,就是对于韵部也只有幽、废、夬、臻、耕、栳、盍、洽、鐸、迄十韵找不到例字。所以我们根据这些对音,就可以把《切韵》音同唐五代西北方音的关系推想出十之七八来。如果专从藏文的写法来讲,在声母一方面,我们可以看见:

(1) “轻唇音”非、敷、奉大多数写作送气的 p' ，已然露出“重唇音”分化的痕迹(看 40—41, 51 页)；

(2) 明在收声 $-n$ 或 $-\dot{n}$ 的前面读 m ，其余的变 $'b$ ；泥在收声 $-m$ 或 $-\dot{n}$ 的前面读 n ，其余的变 $'d$ (看 40—41, 43, 51—52 页)；

(3) “舌上音”混入“正齿音”(看 44—45, 52 页)；

(4) “正齿音”的二、三等不分(看 44—45, 52 页)；

(5) 床大部分由禅变审，但澄却变成照的全浊(看 44—45 页)；

(6) 摩擦音的浊母禅、邪、匣变同清母审、心、晓(看 45—50 页)；

(7) y 化的声母并不专以三等为限(看 57 页)。

至于全浊声母的字在《大乘中宗见解》里大多数变成次清，那显然更近代化了。

在韵母一方面，我们可以看见：

(1) 宕、梗两摄的鼻收声 $[\eta]$ 一部分开始消变(看 63—65, 87—91 页)；

(2) 鱼韵字大部分变入止摄(看 66—67, 91—93 页)；

(3) 通摄的一、三等元音不同(看 81, 96—97 页)；

(4) 同韵字往往受声母的影响变成不同韵(看 100—101 页)；

(5) 一等 $[\alpha]$ 元音同二等 $[a]$ 元音在藏文写法上没有分别(看 104 页)；

(6) 合口洪音同合口细音在藏文写法上没有分别(看 102 页)；

(7) 入声的收声 $[-p]$ 、 $[-t]$ 、 $[-k]$ ，藏文写作 $-b$ 、 $-r$ (或 $-d$)、 $-g$ (看 102—104 页)。

不过我们得要知道：藏文的写法大部分固然可以代表实际的语音，其中却也有写法同而语音未必全同的（看 207—208 页）；也有语音同而写法稍微不同的（看 207—208 页），这从现代西北方音的演变上可以看得出来。所以我们虽然不承认从这几种材料只能得到“大部分想象的结论”，然而对于哪些是当时的实际语音，哪些是藏文的替代音，可得要很仔细地辨别清楚，这一点在全部工作的效率上关系是很重要的。

此外，还有一种同汉藏对音相辅而行的材料，就是注音本《开蒙要训》。这个写本的末一行明白写着“天成四年九十(?)八日敦煌郡学士郎张□□□”，所以它的时代跟地域是可以确定的。但是这本书里所有的注音，除去同音互注、形讹难识、类推误读、音理难通的以外，可以供我们从注音的错综处考见当时方音状况的，不过才有 241 对，其中还有一部分是误读半边字所致，不能完全代表实际的音变，那么，所余的材料就很有限了。然而，我根据这一点儿材料，却也发现几个有趣的现象，例如，梗摄同齐、祭两韵“对转”，止摄同鱼韵旁通，都跟《千字文》的藏音相合，这绝不是偶然的。至于声母一方面，可就变得很厉害了。照这些错综的注音来看，不单全浊声母有变成全清的趋势，甚至于连“齿头音”的四等也受腭化的影响开始混入“舌上音”跟“正齿音”。此外，像泥、来不分，娘、日不分类，也是汉藏对音所没有的现象。可见这种材料非但比那几种汉藏对音的时代较晚，恐怕还有方音上的差异呢。

我写这本书的动机是从 1932 年 12 月间引起的。其中《唐五代西北方音》的前三章是由本年 1 月 2 日到 3 月 9 日写成的，后来因为历史语言研究所南迁，中间稍有停顿，在 4、5 两月里又把前